

# 燃烧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22-04-05 22:59

清明在我们那里叫“过纸”，祭拜先人少不了烧纸钱，一叠一叠印着锡箔的纸钱放在火里烧，是祭拜最必不可少的部分。烧纸钱也不是没有技巧，熟练的人能把一叠纸揉成一朵纸花一样的圆盘，纸与纸之间的缝隙刚好够火苗从一个张纸窜到另一张。我手笨学不会，只能捻出来两三张，慢慢“化”纸，最后手指上沾着细碎的锡箔。

每年这个时候好像都会下雨，初春天气凉凉的，墓园里的空气也很凉。我们家驱车到郊外，那个墓园地价不便宜，去祭拜的多是“城里人”。从父亲的车下来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会看到穿着清爽衣裙的中年女人、提着花篮的男人、在一旁提着雨伞的瘦弱男生或穿着素雅的女生。我总是羡慕地望着他们，好像我们不是来祭拜，而是踏青。我爱看跟我一样年纪的女生穿着白裙子，踩一双素色凉鞋，皮肤白皙得有点苍白。

墓园按照价位排列不同的位置，和剧院排座位一样，山下的墓地宽敞平坦，越往山上走，墓地之间的距离变得拥挤，祭拜者有时不得不挤在一旁。曾祖母以前在家族中是说一不二的当家人，姑姑们的亲事都是她一口说定，娘家亲人中有做生意很成功的，在她去世的时候家族里给她买下了一块好墓地。我们往山上爬的时候，我总会看两旁墓碑上的字，大都是没有什么记忆，但有一个是年轻女孩的，那张脸那么年轻，使我不禁感到惋惜。站在山上往下看，人们来来往往，和母亲一般年纪的妇人大都穿花色复杂的长裙，短发微卷或是把长发盘在后脑勺，母亲一贯朴素，出门却也晓得换一双凉鞋，穿一件带着几颗人工钻的衣服。

“你看那，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的墓地。”父亲给我指山下平地上显眼的一块墓地，我沿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细雨濛濛，墓地旁边的花开得真好，可惜好几年没去我都忘记这几年种的是什么花。祭拜者们带来的鲜花也带着淡淡的香味，漂浮在整个墓园中。

回程路上，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拿祭拜好的食物吃，掰几个橘子，徒手把稍软的山竹掰成两半，或者撕开枇杷的薄皮，清甜的果肉入口，已经忘却了刚刚墓园中的人生哀思。

回到家中，爷爷蹲在地上铺开三色纸，开始把祭拜好的猪头分成到各房头。祭拜的猪头一般只是白水蒸熟而已，没什么味道，小时候我却觉得那时的肉质异常清甜，总会跟着爷爷旁边要几块猪头肉吃。

爷爷的几个孙子也都是这样，跟着旁边要这要那，我们殷勤地把爷爷分好的肉拿到各家，回来讨爷爷的赏赐，有时也会几个人看中一块肉，在那里紧张地看着爷爷分到哪家。分到家的肉失去了原本的魔力，我们却都在饭桌上选来选去下不了筷子。

这几年爷爷年纪大，我们也都不在家，慢慢我们去祭拜的人越来越少，有时只有爸妈两个人带着东西过去，或者跟过去一两个伯伯或叔叔。我们不会再带着猪头上山，墓园也不许烧纸钱，于是父母也跟城里人一样，买一束花去看我们的曾祖母。可能她身前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鲜花。